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包头政治分校及教育史料专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编 王耀康

编辑 杜维明

张广谋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包头政协文史办出版

(包头市昆都仑区)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6.312

字数: 160千字 插页: 1 印数: 1—2000

198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内文出准字(86)第19号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第九辑 目 录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建校经过·····	陶布新 (1)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概述·····	袁应麟 (8)
包头政治分校始末·····	张尔杰 (23)
包头政治分校简忆·····	刘 祥 (45)
我的回忆·····	任学鹏 (47)
忆包头政治分校学生生活·····	苏毓秀 (49)
忆包头政治分校的西迁·····	李茂春 (52)
包头政治分校迁西宁后的见闻·····	贺 诚 马成才 (55)
附录: 包头政治分校部分师生名单·····	(58)
包头政治分校师生端首重逢·····	王 钰 (60)
编后记·····	(60)
旧包头的教育概况·····	王绥之 尹耀庭 (61)
我所知道的旧包头教育·····	侯彦之 (75)
解放前包头的蒙古族教育·····	王奎元 (82)
包头郊区清末时期教育概况·····	张崇德 田茂林 (86)
旧中国萨拉齐县教育概况·····	胡智登 (89)
解放前固阳县的教育状况·····	杨广汇 (95)
接收旧包头县的学校·····	张崇德 田茂林 (101)
马王庙两等学堂创建经过·····	韩祥符 (103)
冯玉祥创办的平民学校·····	翟 光 (105)
包头郊区的蒙古族小学·····	张崇德 田茂林 (108)
包头清真学堂的建立和发展·····	东河区回民小学 (111)
据德女子小学始末·····	张 贵 (116)

包头私立新光小学始末	郝秉志 (118)
私立恩育小学简述	陈有益 (120)
原包头三区五保国民小学创办经过	王绍青 (123)
乌盟三公旗小学	侯彦之 (125)
萨拉齐清真小学	程景华 (128)
萨拉齐第一小学校史	程景华 (130)
萨县的“三妙女校”	贾海山 刘秉义 (135)
固阳县新城小学校史	张我仁 (137)

包头最早的中学

——绥远省立第二中学	陶冶青 (141)
包头私立正心中学始末	赵金璞 (144)
包头私立崇真中学	赵俊 (146)
萨拉齐简易师范始末	刘绍仁 (149)
固阳“知行中学”创办经过	杨广汇 (153)
伊盟中学在包头	荣仲麟 (157)

缅怀贾武先生	王绥之 (167)
忆教育家曹诚斋先生	王绥之遗稿 赵介枫整理 (171)
包头女校创始人张荃先生	侯彦之 (176)

反官僚、反囤积、反贪污的学生运动	邦文 (178)
一次驱逐潘秀仁的学潮	王睿 (180)
驱逐包头县长张庚麟	秦邦楨 (182)
小学教员罢教	刘梓貽 (184)

原《包头日报》概略	王绥之 (186)
-----------	-----------

附录：包头早期的几家新闻机构	王绥之 (199)
萨拉齐县民众教育馆沿革	程景华 (201)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建校经过

陶布新

一、建校的原因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以下简称包头分校）的建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原因的。第一，是国民党为了向蒙旗扩张统治势力，蒋介石自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控制力量，仅能达到南方一些省分。其他各省区仍然是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远处边疆的蒙藏地区，更是蒋政权控制力量不能达到的地方，对蒋政权表面上是虚与委蛇的应付，实际上仍然是各行其是。因此，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主任何玉书，为向蒋介石表功，通过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线索，建议要向蒙藏扩充力量，应当先从教育入手，培养“效忠党国，服从领袖”的人才，是最好的办法，蒋介石是从主办黄埔军官学校起家的，何玉书这个建议恰合蒋介石的意图。于是建校一案便在国民党中央确定下来。第二，是为了在少数民族中培养忠于蒋介石的骨干人员。为此，中央政治学校曾特设蒙藏华侨特别班。这个班的学生毕业之后，又分设蒙藏班和华侨补习班。由于毕业的学生，没有被安置就业，以致有的在伪满洲国当了官吏，有的归向德王。记得有一次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总理纪念周上报告说：“在我校蒙藏华侨特别班毕

业的学生孟贵三，在伪满兴安省当了民政厅长。在蒙藏班肄业的学生陈绍武，参加了德王所倡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受本党培养教育这些年，竟干出这样的勾当，真是意料不到的事。”在蒋政权中一些主持边政的官员，已经感到沿袭满清政策，只拉拢上层封建王公，而不网罗蒙古族知识青年是不行的；仅作培养而不予安置更是不行的。在百灵庙内蒙古自治运动发生时，我正在南京念书，曾和主持边政的人们接触过，听到持这种论调者，颇有其人。第三，为了安置蒙藏班毕业学生。在1935年7月，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教育行政组毕业学生40余人，农业行政组毕业学生10余人，为了安置这班学生就业，并作为派往蒙藏地方的先驱，蒙藏班主任何玉书，即拟定在包头设立分校一所，着重招收蒙旗青年；在西宁设立分校一所，着重招收回族青年；在康定设立分校一所，着重招收藏族青年。鉴于蒙藏回各族学生程度较低，计划先设简易师范部和小学部，逐渐扩设农业、牧业、卫生、自治等班。并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某某分校。”不意这个建立分校计划提到中央政治学校校本部后，教务主任罗家伦，总务主任吴艳峰，不愿把这三个分校的指挥权交由何玉书掌握，要归本部直接指挥，就以附属蒙藏学校再不能设立分校为由，改称“中央政治学校某某分校”这个名称。只是暂由何玉书主持进行筹备，一俟分校成立后再收归校本部直接管理。对这个修正意见，何玉书是不满意的。但罗、吴是何的上司，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何玉书不敢违抗，只好接受。于是就根据罗、吴的意见，把建立分校的计划提到中央党部核准，建校经费也就随着给拨了下来。

二、建校经过

1934年7月间，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的学生毕业之后，除了少数毕业生自找出路外，大部分毕业生都派往这三个分

校工作。我和乌维新（蒙名乌恩其，现在乌盟中学任教）、金自铭（已故去）、李光铎（西康人）4人，由蒙藏学校教务组长张镇临，教员包北弘率领从事筹备建立包头分校的工作。在未建校之前，为了弄清当地情况，先行组织绥远、青海、西康三个考察团。记得绥远考察团团长是张镇临，我和包北弘、乌维新、金自铭、李光铎等五人为团员。我们一行6人到达归绥后，就和当地党政各机关进行接洽。傅作义特派交际处长刘云峰、交际组长董云伯接待我们，住在绥远饭店，待如贵宾。绥远省党部常委潘秀仁、陈国英、纪守光，蒙旗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经天禄、贺云章，教育厅长阎伟，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齐尔都曾接见过我们。在绥远停留十几天当中，宴会很多，绥远饭店、麦香村、凤林阁三大饭庄，差不多每天都有我们的足迹，多是党政机关宴请。我们临行前，也回请了他们一次。在进行考察方面，我们仅同绥远民众教育馆馆长樊库作过一次洽谈，要了些绥远概况调查等类书刊。就这样，在绥远逗留了一些日子，才去包头。经与党政军各方面联络，指定东门大街原宏业永货店大院为包头分校临时校址。我们在接收这个货店大院时，其中住有进攻宁夏失败的孙殿英部属，多是穷途落魄，惨不堪言。记得其中有个旅长姓赵。我们把这些请出店外，即开始进行筹建工作。

在筹建工作上，除了修葺校舍，购置桌椅外，最主要的是招生工作。张镇临派我和乌维新、金自铭等主持其事。我们就拟定招生简章，除在校门张贴外，并要求各盟旗保送一部分学生。但蒙古族学生前来报名者，除土默特旗较为踊跃外，伊、乌两盟学生寥寥无几，而距离较远的锡、察两盟学生竟一个也没有。因此，我们曾向张镇临建议，采取以下办法进行招收：一是尽量联络来包的王公喇嘛和蒙旗官员协助招生。联络的方法不外是宴会、送礼。特由北平购买镶银的蒙古刀和象牙筷子等精制物品，馈赠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齐尔、达拉特旗扎萨克康巴多尔济等，

并宴请过准噶尔旗官员奇锦峰，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西公旗保商团长包林保等多人。二是派人深入蒙旗招生。乌维新曾亲赴乌盟西公旗等地招生。结果各旗保送来几个蒙生，乌维新招来二个蒙生，当然距招生名额还相差甚多。汉、满族籍学生，因贪图官费待遇，群来报名。因与规定不符，拒绝收录。嗣后满族学生请求乌、伊两盟驻绥办事处帮助或持阿拉坦鄂齐尔私人介绍信，冒充蒙旗学生前来报名，我们也就勉强收下了。有的汉、满族学生拿着绥远省政府保送公文前来报名，这与规定不符。我们认为绥远当局对内蒙古自治抱着不赞成的态度，就根据招生简章规定不准报名。嗣后，这几个学生又要求张镇临准予报名，张镇临特向我们说：“我们这个学校在绥远这个地方建立，要依靠绥远省的帮助，省府保送来的学生，必须收录，况且蒙族学生又不足额，就得变通招收汉族学生。”我当时仍坚持招生章程的规定，强调不能因为人情而变更规程。一直到了报名截止日期，仍未准予报名，弄得张镇临下不来台。他为顾全绥远省政府的面子，特亲自写了个临时通知，延长报名日期，并亲自为绥远省政府保送来的学生报了名。我一看这个通知贴在校门上，就气急了。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年轻气盛，就把这个临时通知撕毁了。张镇临看到后，异常愤怒，马上召开临时紧急校务会议。张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我是代表校长（蒋介石）主持包头分校的，全校教职员都应服从我的命令。”我当时也不示弱，据理驳斥。参加会议的乌维新、金自铭虽未发言，但对张镇临也表示不满。包北弘等看到相持不下，提议把这个问题搁起来再行研究。这样才平息了冲突，继续办理招生考试。计录取简易师范部学生40余名，小学部各年级共60余名。

三、开学与课目训练情况

到了1943年10月，招生考试结束，校舍修葺完毕，各项准

备工作就绪。”中央政治学校校本部正式委派张镇临为分校主任。张镇临派我代理教导干事兼公民教员，乌维新代理小学部主任，金自铭代理军训队长兼蒙文教员，李光铎为数学教员，吴懋功任体育教员，包北弘任国文教员，还有音乐、美术教员等。记得当时任殿邦曾向我介绍云泽（乌兰夫）和王莲清二人任教。我转介绍给张镇临，张说：“云是苏联留学生，恐与共产党有关系，不便在分校任教。”于是仅留王莲清在小学部任教。上课数周以后，学生得到初步训练，校容也逐渐整齐，遂补行开学典礼。记得当天把礼堂布置一新。礼堂正面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肖像以及蒋亲笔写的“亲爱精诚”四字校训。校训下悬挂一面青天白日国民党党旗和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正面墙壁两旁悬挂着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陈立夫等校务委员的肖像。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来宾计有：绥西屯垦督办兼七十师师长王靖国、旅长田树梅、绥远省政府代表袁庆曾、绥远省党部代表经天禄，包头党政各界的知名人士和驻包蒙旗王公也都应邀参加。济济一堂，共贺开学。典礼开始，首先由张镇临致开幕词，报告分校筹备的经过，颂扬蒋介石的“功绩”；继由王靖国、袁庆曾、经天禄等讲话，大都是祝贺分校成立，培养边疆人才，开发大西北一类的话。会上每当讲话者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校长”时，与会人员都得起立，立正，以表示对“领袖”的“尊敬”。这样起来坐下、立正稍息，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因为学生刚开始训练，动作很不整齐，更因这个尊敬“领袖”的办法甫在推行，一般人还不习惯，特别是穿长袍的文官更不自然，以致弄得会场秩序很乱。

课程讲授方面，简易师范招收的是高小毕业生，修业期限四年，除加授蒙文和党史外，其他课程与一般简易师范差不多。学校一律实行军事管理，生活上也一律实行军事化。早晨吹号起床后，先整理内务，把被褥折叠得有棱有角，用毯子包上，枕头、鞋子等均要放到一定的位置，然后出操跑步半小时，吃饭

时，大家到齐坐好后，军训队长吹几下口哨说声“开动”，才能动手吃饭。吃饭时间规定为20分钟，因此，学生们只有狼吞虎咽才能吃饱。总之，一天的生活作息，如起床、上操、上课、休息、就寝，都要听号音行事。每周至少有三次军事训练课目。开始是基本教练，如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等基本动作；然后是持枪教练，如举枪、枪放下、持枪、背枪等动作；此外，还进行了排、连教练和打野外等，有时还来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或夜间演习。学生外出一律向军训队长请假，教导干事无权过问，学校非常注重精神教育。由主任张镇临在每次总理纪念周上讲“领袖言行”，给学生们灌输对蒋介石要绝对信仰和绝对服从的思想。

四、辞职离开学校

我在学校工作期间，因与分校主任张镇临意见不合，又感到张是个心胸狭小、嫉贤妒能的人，加之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就读时，我和乌维新、金自铭等人曾与西藏、青海的一些学生联合向校本部告状，反对张镇临任教务组长。因而引起张对我们的反感，始终耿耿于怀。到包头后，也常因招生与教学方面的事与张发生过几次争论。特别是有一次张镇临以“性情顽劣，不堪造就”为由，要开除小学部一年级的一个学生（名字叫色拉固楞）。对此，我和乌维新力持反对意见，认为对一个一年级小学生以“不堪造就”为由开除是不恰当的。迫使张不得不撤回开除的决定。还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发生了一次放火未遂事件，张镇临马上召集全校师生讲话，断定是“共产党分子指使所为”，并怀疑是一个姓荣的学生所为。因为这个学生恰在此时精神恍惚，要请假休息。这个学生是任殿邦所介绍，由我主持收录入学的，任殿邦与云泽（乌兰夫）交往较密，张认定任殿邦有共党嫌疑，也怀疑我与此事有关，想以此报复于我。

由于处在此种情势之下，遂决心离开学校，另觅他途。我给

曾在中央政校蒙藏班学习过的陈绍武去信，表示愿去百灵庙蒙政会工作，请其向德王进说。陈绍武不久即回信说，德王很欢迎我们前去，充实教育处的阵容，发展教育工作。接得复信后，正准备提出辞职，~~恰那校等超派来福喜，任分校军训队长，解除了金自铭代理队长的职务。同时，也解除我的代理教导干事的职务。~~我们即借此提出辞职，乌维新也提出辞去小学部主任职务。张镇临对我们三人辞职，总是感到面子上过不去，曾出面请客，表示挽留。但我们认为与张绝不可能长久共事，况已提出辞职，乃于翌日凌晨乘火车到绥远转赴百灵庙蒙政会。

我离开包头分校后，次年7月，中央政校蒙藏班第二期毕业学员云耀宸（现名云英飞）、周文翰、荣耀振、云瑞臣、袁应麟等分配来包头分校工作。迨至“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于是年十月侵占绥包，分校一部分学生就地疏散回家，一部分学生投入伪蒙古学院学习，一部分学生当了伪政府小职员，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廉文秀（即李振华）、云宪文（即陈炳宇），有的留日学医如焦应钦（即胡尔钦），张镇临仅率领一部分学生撤往青海西宁继续上课。

张镇临后与袁应麟因经费问题发生齟齬，袁应麟离校赴重庆钻入了“CC”集团，后由“CC”头子陈果夫下令把张镇临免职。

据我所知，包头分校学生在内蒙工作的，还有李秀芬（即李康）、李子欣、伊锦文等。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7辑）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概述

袁应麟

一、包头分校的归属

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直属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从这个名称可以知道，中央政治学校是直接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所学校，而不是属于教育部系统的一般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校，这就是中央政治学校直属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来历。中央政治学校是大学，简称“政大”，它的内涵和一般大学一样，设有普通行政系、财政系、经济系、法律系、教育系、新闻系，四年毕业，是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学府。为了适应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需要，又附设有研究部、计政学院、地政学院、合作学院，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施以两年专业教育，派到各行政部门，担任干部。为了统治边疆，1930年又附设一个蒙藏班，培育管理蒙藏边疆的人才，只办了两期，到1932年，感到蒙藏班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边疆形势的需要，在蒙藏班的基础上，增设蒙藏学校，这是从初中、高中到中专的一所学校，到1937年改称：“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为了给国民党中央培养更多的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1934年，中央政治学校报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设立了四个分校。地点分别选定在原绥远的包头，原西康的康定，甘肃的酒泉（肃州），青海的西宁，到1935年，又

增设云南大理分校，这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直属的单位。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校本部设教育长直接负责，各附设院、部、校，都设主任直接负责，受校长和教育长直接领导。所以，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的校长也是蒋介石。这就是包头分校的归属。

二、包头分校的人事状况

中央政治学校一成立，丁惟汾任教育长，陈果夫任教务主任，谷正纲任总务主任，戴季陶任训育主任。丁惟汾已年老多病，很少过问校务，实际是陈果夫主事。所以，各分校的主任，都是陈果夫选派的。西宁分校主任是周觉生，肃州（酒泉）分校主任是曹启文，康定分校主任是杨倬孙，大理分校主任是汪懋祖，包头分校主任是张镇临。1934年由张镇临和教务主任包宇（北弘）率领蒙藏班第一期毕业生陶立宾、金自铭、乌维新等几个同学，到包头开始筹备成立分校，校址设在包头东门里东门大街一所旧院内。立即招生，当时只招简易师范班一班、初中一班、小学部一、二年级各一班。分校开学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曾亲临参加祝贺。教师也由上述这些人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是军事管理，校本部设有军训大队部，分校则设有军训队长。包头分校由金自铭兼任队长。教师不足，又在当地聘清侯延祉（彦之）担任美术音乐教员兼管总务，清包头中学教师李镜源兼任数学教员，王再波为小学部主任。这就是包头分校初成立时的人事状况。1935年继续招收简易师范一班、初中一班、小学部一、二、三年级各一班。东门大街校院容纳不下，把小学部搬到马王庙后街大顺恒巷内，都是租用民房，因陋就简，加以修葺，凑合使用。学生增多了，教员不足，校本部又把蒙藏班第二期（也就是最后一期，以后改为蒙藏学校）毕业生袁应麟、云耀宸（英飞）、云端臣、荣耀振、任殿邠、周文翰等六人，派到包头分校服务。陶立宾、乌维新、金自铭离开分校，校本部军训队部派潘声（晓钟）到分校

任队长，袁应麟任教员兼课外活动指导员，云瑞臣兼训育主任，云耀宸兼总务主任，包宇仍任教务主任，周文翰为小学部主任，王再波改任教员。学生增加了，先生也增加了，学校精神为之一振。1936年，又继续招生，教员不足，校本部又增派蒙藏班第二期毕业生谈明义、邹国柱和蒙藏学校卫生科毕业的戴芝瑞到包头分校工作。同年，军训队长潘声调回南京，校本部一时派不来人，由袁应麟兼任队长，又增聘了李镜源任数学教员，聘请北大毕业的毛××专任数学教员，朱××为美术教员，诸××为语文教员，傅维经为童子军教练，招考那金铭为书记（文书），直到1937年，包头分校西迁，人事无大变动，这就是包头分校前前后后的人事状况。1938年，到达西宁不久，我就离开包头分校了。

三、包头分校的经费

中央政治学校，是完全公费的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学生入校后，衣食住用，均由学校供给；除了每人在校期间，发一套毛呢的制服和一件大衣，作为外出服外，每两年发一套棉制服，每一年发一套单制服，一套衬衣，一双力士鞋。伙食标准较高，大约每月十二元，每餐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冬季把汤改为火锅，米饭馒头，随意食用。此外，每人每月还发三元现金，作为零用。所有附属院校，也都同样待遇。包头分校自然也不例外，所有办公费用，教职员的薪金，和学生待遇，都列有专项预算，由校本部按时拨给。学生的衣食住等费，也全部供给。因为是中等学校，学生的待遇略低于大学部，加以边疆生活水平较低，每月伙食标准六元；三年发一套棉制服，两套单制服，没有外出的呢制服，学生每月的津贴为两元。按当时包头的物价，每月六元可以吃得很好，每周吃三顿莜面饴饹，其余都是大米、白面，一菜一汤，荤素间半。据了解当时学生在校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得多，所以学生能安心读书。由于分校经费，每月按时汇到包头交通银

行，地方对这个学校，也很重视，把它视为中央在包头的的一个代表单位。傅作义每次到包头，总要到分校看看，县政府一切重要会议，七十师司令（王靖国）部召开重要会议，都要请包头分校负责人参加。至于交通银行，以及地方的工商界，如粮店、油盐店、菜肉店、文具店、木匠铺、服装店都以包头分校为可靠的主顾往来不断。再如“七七”事变之后，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岌岌不保终日的时候，包头分校的经费，仍按月照常汇到。由此，包头市面上出现一种议论说：“包头分校的经费，照常寄来，说明中央不会放弃包头。”因而市面人心，趋于稳定。说明中央寄来的一点经费，也影响到社会人心。及至包头分校决定西迁时，市面上立即混乱起来，纷纷作外逃的准备。这是包头分校经费在边疆所产生的影响。

四、包头分校西迁的经过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向中国各地全面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连串炮制的所谓“满洲国”，已经实现。对内蒙古的政策是策划内蒙古独立。绥蒙地区，是日本侵略军，垂涎已久的目标。所以“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便首先向绥远进攻，归绥很快被占领，接着就往包头进军。包头人心惶惶，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包头分校如何自处，成了紧急问题。主任张镇临，意欲返回故乡——浙江嘉兴，他主张暂时解散，等战事过去再复校。我们这些校本部派来服务的毕业生，主张按去年肃州分校受时局影响，把学生暂迁来包头继续上课的办法，把包头分校暂迁到肃州或西宁，继续上课，不能把学生一散了之。一些外聘的教师如张立朝、李静深、朱××、褚××等，都感到在此局势之下，离开学校，也是走投无路，赞成迁到安全地方，继续上课。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我主张打电报请示南京校本部，结果回电是“暂迁西宁上

课，教职员、学生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于是宣布，学校暂时迁往西宁。年龄大的学生，愿意随校走的，一律登记；年龄小不能走的，暂遣送回家，等复校后再来上课。教职员愿意走的，可随校西行，如学校经费不断，可照样领薪，万一经费不济，就停止薪金。不愿跟学校走的可自由行动，一旦学校回来，愿意回来任教的，仍照原薪录用。一日之间，登记完毕，报名跟学校走的学生，百余人、(详数记不清)，教职员愿意跟着走的十余人，只有云耀宸(英飞)、云瑞臣、任殿邠、荣耀振因家在绥远，周文翰因刚刚结婚，不跟学校走之外，我和谈明义、邹国柱、戴芝瑞以及李静源、张立朝、那金铭、诸××等，都愿随校西行。斯时形势已非常紧急，一面遣送不能走的学生，一面作行军的准备。当时已近中秋，谁还有心过节呢？研究了走的路线，买帐篷等路上必需的用具，雇骆驼，很快准备就绪。因为我兼军训队长，便决定路上由我带队。张主任坐汽车先行。农历8月17日到西门外骆驼店的院内集合，按规定把学生应带的行李和过冬必需的衣服、书籍，经过检查编组，学生队、骆驼队，于半夜时分，顶着星光月色，踏上去五原的大道，开始了长途行军的生活。初试行脚，师生们腿疼，脚起泡，感到疲惫不堪。经过两天半的行程，到达五原。斯时张镇临主任，已先期到达，住在学生蔺怀璧的家里，等候我们。蔺怀璧家在五原西门外，家道殷实，房子多，院子大，家长蔺老太爷，安排我们全部住在他家。教职员们住在屋里，学生们在院内搭起帐篷。蔺老太爷，杀猪宰羊，热情接待我们。住了三天，每日三番五次到外面打听包头的情况，得悉日军并未进占包头，似有缓和的可能。张镇临便主张暂停西行，在五原观察一下，再作决定，万一包头稳定，可能回去，就免得长途跋涉，吃苦受累。但不能长期住在蔺家，经过联系，借得五原南门里实验小学的校舍，暂时继续上课，免得耽误学生的学业。既然要上课，就得有些开支，南京寄来的经费，除留够路

上使用外，大部分都汇到宁夏银川，以便途经宁夏时，取出使用，随身所带路上使用的钱，为数不多，上课之后，便想多呆一个时期，希望包头安定下来，再回包头。行前汇往宁夏的款，是由南京派来的张会计经手办理，他未跟学校西行，张镇临便怀疑他把钱扣住不汇，留作自己使用，张镇临越想越怀疑，便和我商量，要派人回包头，把款追回来。派谁回去呢？张镇临说：“别人去靠不住，只有你去才行。”这样一说，我也无法推辞，既然相信我，只好答应跑一趟。斯时汽车运输已断，唯一的办法，只有骑自行车。我考虑，一个人去不行，决定邹国柱和我同去，又怕路上车子坏了，无人修理，选派姚树桂和杜富两名学生，带着修车子工具，随我们同去。计划好以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打算明早出发。可是张镇临疑虑重重，心急如焚，生怕张会计携款回南方，催我们立即出发，二百多华里路，当天也赶不到包头。他说：“今天住在公庙子，明天上午就可到包头，办完事下午就往回赶，后天上午就可回到五原。”我们只好按他的意图办事。于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四人骑上自行车，出五原南门，登上返包的大道。这一天只走了五十多里，天就黑了。路上逃难的人，络绎不绝，打听包头的情况，都说很乱，不能够再走了，我们到老乡家里住下，一夜何曾入睡，次日天刚亮就继续上路。行到公庙子，邹国柱突然膝关节炎发作，疼的不能蹬车子，急中生智，姚、杜二生说：“我们带了一条绳子，让邹老师骑上车子不蹬，我俩用绳子在前面拉着走。荒原草地，无计可施，只得如此。但见逃难的人，断断续续，蹒跚而过。人们见到我们两个骑车的人拉一个骑车的人往包头方向走，感到奇怪。有人对我们说：“包头城的人，逃都逃不及，你们还往回跑干什么？”我们心中有事，仍不顾一切的往前奔。下午二时许，抵达包头西脑包，远看城门未开，叫杜富骑车去看，回来说城门开了一个缝，可以进去，便相率进入城内，到分校门前一看，已被军队占用，